

姬傳先生
晚年定本

古文辭類纂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勳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于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勳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子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捨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于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撲一人若搃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薨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芴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贏糧潛行

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崔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瘠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莽冒勃蘇對曰臣非吳楚使新造蓋莽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亦聞于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莽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

竊按冒者言覆冒子孫田祿之類或作位非是

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賢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此下承後起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鈇，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于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此下承遠怨說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

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

以下皆言後起而遠怨意即寓兵內

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

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穡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驚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亡天下可踴足而須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

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

以下極言用兵之害，不能後起而致怨者，誠欲以霸王

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

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

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

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

軍則重出費以送死傷，國中則哭泣以迎之，則傷主

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

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

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

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襁，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于刀金，而士

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晷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

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

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

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于長子，敗趙氏，北戰于

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一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于齊者何也不啻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竟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則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此下言用謀之利明于權藉時勢者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

銳兵來而拒之。患至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黃丕烈謂而能字通國策能字多作而鮑氏憎特字非西圍定陽。又從十二

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竟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

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

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

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

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

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

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悅于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

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

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

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間。謀

成于堂上。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

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戰國策以此為蘇子之辭。或疑為蘇秦。或疑為蘇代。吳師道固辨其非矣。蕭按此篇末引商鞅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愚

齊之計。若借衛鞅以發其情。而寤愍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湣昭之時代。常居燕厲常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墟。其危亟矣。厲獨為書與趙王止之。豈厲猶忌于為齊謀者。有異于其兩昆耶。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媾。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二人，國策作十六人，今依史記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如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與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

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
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
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乎？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
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
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
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
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
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
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
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
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
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
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
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
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

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子者非固勿子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蘇按史記以始勸趙

劃六城爲趙郝之計後樓緩來趙乃復勸之其兩人之辭國策盡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國策

中旗說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如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帥韓魏以圍趙襄子于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于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于仇讐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而令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國策便事史記更事史是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于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真說依史策作冥隘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于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邱，城垓津，以臨河內。此句依史記國策作懷地邢邱，安城垓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其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誅國策作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繞舞陽之

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

國策魏攻管篇安陵君封信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蕭按襄王者梁襄王也成侯者安陵始封之君非惠王之子則襄王之子也魏至安釐王去襄王四世而安

陵益疏絕為異國故取惡於魏欲併韓而亡之然安陵在魏西南猶足蔽魏之南國苟亡之則南國危矣鮑彪吳師道注國策乃以襄王為趙襄子成侯為趙成侯不知其為魏同姓國也且趙曷為封子姓于韓魏間乎南國雖無危則

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及也異日者秦乃

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

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

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史有山南字非是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

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于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

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

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于趙而請為天下雁行頓刃以臣之

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

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

地于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其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

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于其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

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其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

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

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矣國策無字史無之日字以文義

皆當有之

李斯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與從文通史作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壤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史記有旨字今從文選者真

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壤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論督責書。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釧雖監門之養不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滹水放之海而股無胼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

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謂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
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
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
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
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
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
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王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
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
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
哉可不哀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于側則
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
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
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
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
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

古文辭類卷十一
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
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
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
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
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奏議類上編二

古文辭類纂十二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曰久遠，諭願借秦曰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譎，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曰金椎，樹曰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曰珠玉，飾曰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曰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曰聞，願陛下少畱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曰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曰蒙死而竭知也。

古文苑卷十一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曰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曰威壓之曰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諉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曰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饗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曰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曰爲郡縣築長城曰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

欲也。昔者周益千八百國，呂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呂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呂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呂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呂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紮世廣德，呂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呂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呂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呂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呂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以上皆論愛諫不敢過欲又曰：濟濟多士，文王呂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呂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

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曰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以上論敬士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

目昭光漢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曰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曰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曰賦縣傳去諸苑曰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大臣者既官之為大臣矣而又言為公卿者言賜爵也徹侯關內侯有食邑吏民奉為君公故曰公大庶長等為卿漢因秦制公士至不

更四級蓋比古之士大夫至五大夫五級蓋比古之大夫左庶長至大庶長九級蓋比古之卿山所謂公卿者意如此非三公九卿之謂余既為此解開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邵爵制其比擬同余說極詳備大可證明此說之不悞也發御府

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

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曰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曰相陸

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曰順陛下也臣

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與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
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
曰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
曰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
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
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曰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曰稱大禮如此
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
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
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此
昭宣以後蓋希有矣況東京而降乎

賈生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後論阿奴一事而疊出可
為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于起處增一為二

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曰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曰為
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曰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
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

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成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呂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呂幸天下呂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呂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呂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呂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呂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矣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虛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五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疑此字王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呂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曩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呂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呂危爲安呂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

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

此下兩段乃承

上雖堯舜不迫意引同異姓兩層影照所謂兩不能乃勢不可為與上文不能義別

淮陰侯向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

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稀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

自安乎臣有旨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

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即

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

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

曰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

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

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辱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

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殺死臯甚者或戴黃屋漢法

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

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

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

矣又不易其所自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

殃禍在下則骨肉抗到
設移于上或危社稷

古文商書卷十一

四

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于體脾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
 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體脾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目芒刃臣目
 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
 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目殘亡可也
 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
 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
 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目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目
 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目為國空而
 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他
 所目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目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
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
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
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銅疾後
雖有扁鵲不能爲己病非徒瘡也又苦蹶齧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
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惠王下今漢書本脫之子二字從資治通鑑補臨場先生云是時王成王楚從弟之子也文
王則王齊其王喜王城陽兄子之子也惠王子罷單等僅爲列侯是親者無分地也其後文
帝十五年盡王惠王子六人蓋正以賈生此言耳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目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目
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齧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
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
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目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其貢是
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置倒縣而已
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
尺目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
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旣不息

長此安窮進謀者率曰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
曰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曰臣爲屬國之官曰主匈
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曰爲安也德可
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
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曰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曰衣婢妾白縠之
表薄紉之裏縫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
者曰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
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
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
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
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
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
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
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積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

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曰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舉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曰簿書不報，期會之間，曰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曰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豈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

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呂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者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當做大戴作官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

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目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目明有孝也。行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目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目。長久者。目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目。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目。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目。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

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目勸善刑罰目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邇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目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目禮義治之者積禮義目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目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目德教或歐之目法令道之目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歐之目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目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

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黥劓之辜，不及大夫。曰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曰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曰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眾庶同黥劓髡髮，削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迫辱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嗚呼！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曰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曰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曰敬。

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目。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一旦吾亦迺可目加此也，非所目。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庠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莫詬亡節。

頭衰散髮態也胡結切今漢書通爲莫字當讀作謨

說文謨詬恥也謨或从樂作謨胡禮切莫

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目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盭盭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謂罷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黿纓，盤水加劍，造請

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古云自廢而死者非上不使

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曰子

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曰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

恥禮義曰遇其臣而臣不曰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

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

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圖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

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

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曰託不御之權可

曰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

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長太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于天子者補之鼎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為真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為論積貯即載于食貨志者是已

賈生論積貯疏

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開籍田躬耕語而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疏于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漢才二十七年而此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同時也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

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蠶

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月

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

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曰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曰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曰：攻則取，曰：守則固，曰：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曰：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傳稟然頃大，夫之戶同此。竊為陛下惜之。

李奇曰：廩廩危也。蘇按：此卽稟粟字說。文本作廩隸省作稟，此又假借廩字耳。哀十五年左。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曰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曰餌大國耳。不足曰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曰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曰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曰王功臣，反者

如蝟毛而起，曰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曰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曰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曰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曰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曰北，著之河，淮陽包陳，曰南，撻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曰并齊趙，淮陽足曰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曰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曰成六國之旤，難，曰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靈，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曰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曰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

古文商書卷十一
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目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目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子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畱計。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曰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耨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耶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曰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

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曰術斂之，重則曰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曰作兵器，曰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曰臨萬貨，曰調盈虛，曰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曰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奏議類上編三

古文辭類纂十三

龜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呂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
歐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自高后呂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
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呂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
王，敗其眾，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
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
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
積石，經川丘阜，少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
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
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少
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
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
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

袒裼同弩不可目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目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目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目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目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目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目攻大敵國之形也目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目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目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目大爲小目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目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目此當之平地通道則目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目眾此萬全之術也傳曰

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曰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羸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成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墾買人後曰嘗有市籍者又後曰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曰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曰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曰擾亂邊境何曰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溼美少甘水則止少盡水竭則移曰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曰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

郡北地隴西。曰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不救。入不救一本作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

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曰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曰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曰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曰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曰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曰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爾案此言能奪還胡所驅略者以半入官以半予能奪還者然畜產器物則遂予之若內有人民官又當以財贖之不使竟為奴又不使奪還者失利也師古解與句讀皆失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曰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曰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鼂錯復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曰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

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曰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少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曰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曰救疾病曰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曰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曰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曰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曰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曰相識驩愛之心足曰相死如此而勸曰厚賞威曰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龜錯論貴粟疏

龜按錯傳言守邊備塞勸民力本二事然則此篇與臣聞秦時一篇同時上也漢書以入食貨故傳不載亦可證賈生長大息之一在食貨志內爲孟堅所分析爾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

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曰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曰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目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曰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曰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減。在於把握。可曰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

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曰兼井農人。農人所曰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曰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曰拜爵。得曰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曰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曰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曰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司馬長卿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贛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興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畱意幸察。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

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鬪，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糞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踰領，屯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

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慘于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眾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暉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

去之則復相羣聚，畱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紉，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畱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積曰：顏行猶雁行，蕭案信陵君書請爲天下雁行，頓刀雁行者相連而進，頓刀乃是居前當鋒刀也，顏行者顏者，顏頤居前行者若頤然，與雁行義異。廝與之卒，有不一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少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天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

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蠶蠶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虜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

古文徵卷之十三
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
罕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
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其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
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
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
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
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
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
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
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
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
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

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畷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吾丘子贛禁民挾弓弩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曰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

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攻，疆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敵，是以巧詐並生，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目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呂繆鉏，挺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呂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呂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呂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民呂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呂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呂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呂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呂爲苑，何必整屋鄠。

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

此謂本有之上林蕭相國所請上林中多空地棄是也

臣尙曰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

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曰東商雒曰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曰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曰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梁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曰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曰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亦足曰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曰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曰觀天變不可不省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

古文辭類纂卷十三
九
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爲席
兵木無刃衣縵無文集上書囊曰爲殿帷曰道德爲麗曰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
俗昭然化之今陛下曰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
繡狗馬被縵闕宮人簪璫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
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
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
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曰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奏議類上編四

古文辭類纂十四

路長君上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曰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曰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曰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曰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曰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曰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曰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凶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曰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曰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

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目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目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目傷也。太平之未洽，凡目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目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目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下除誹謗，目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目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承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

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祇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自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顛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自恩不聽羣臣自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自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自出人情不相遠自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

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言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言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言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言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迺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曰大軍當至漢不誅罕言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水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言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

恐二郡兵少不足自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目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目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目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目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翁孫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目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目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目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目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

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畱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畱全取勝是畱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畱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畱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替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畱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眾畱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畱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呂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呂戒不虞。十二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臣聞兵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燧火幸通，執及并力。呂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宜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

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西、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為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媿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已。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自。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自。喪。如。此。伯。

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目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目爲非目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目加也今議開利路目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賈君房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慢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目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球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

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目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嶺巔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

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璠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目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目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奏議類上編五

古文辭類纂十五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替替當是之時日

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隄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而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靄靄失序相乘水旱饑蟻蝻螟蠹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

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
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
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
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眾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
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
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
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
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
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
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
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蘇其工驩。與舜禹雜
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
舜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通俱
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

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附誠見陰陽不

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竊按爾雅靈沒勉也郭注猶勉此奏內密勿從事顏師古注同郭說蓋所引者或齊魯韓詩而解之者以毛詩也世遂讀密勿爲勉則非是爾雅音義靈本或作靈說文曰靈古蜜字禮記卽勿之勿讀沒亦勉義又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鄭注勿勿猶勉勉然則此密勿當依爾雅讀靈沒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此東坡所謂小人之黨常勝者也元帝非不知君子小人之別但疑君子未必無黨護之習欲開難用小人以伺察之故此奏以乖和二字立案以去疑爲主中以災異爲之徵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閉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監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擐歛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

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玉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

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
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
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
於橋山堯葬濟陰三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
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樛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三壠之
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
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
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
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閒穿不及泉斂
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
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
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
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

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効，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

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賦，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槨，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

此文風韻頗與相如，諫撤相近。蓋鴻先生云：子政之文如觀古之君子，右徵角左宮羽，適以采齊行以肆夏，規矩揖揚玉聲，鏘鳴之容，昌黎屈指古之文章，僅數人。孟子漢兩同馬。劉子政揚子雲而已，雖賈生不及也。南來乃有稱董生而抑劉者，豈知言哉。諫昌陵疏，渾融追逸當爲第一，災異封事次之。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蔣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

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甬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

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褻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劉子政上星孛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一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宣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壹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

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倅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

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忤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忤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

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禮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于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

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予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

解按稚圭本學齊詩齊詩以關雎為刺宴起故

云情欲之感宴私之意朱子善其語取入集傳然其說詩實不同

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

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承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

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畱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

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谷子雲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尙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繇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愒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

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鞞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陳湯疏。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

古文辭類纂卷十五
十一
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妬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賈讓治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嗝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興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隘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

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
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
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
重民皆居其閒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
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
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
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
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
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
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
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
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
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
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
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

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隤，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灑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竄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

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辨者擊於外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畱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子雲此奏頗擬信陵諫伐韓書

劉子駿毀廟議。

臣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使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

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

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祗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諸葛孔明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通鑑卷之九
十三頁

我賢臣區小
人為一節之
骨

此可完全在
後漢文

看眼句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此文通似劉子政東漢奏議屢有逮者

有節者為有言文之為利也誠而方是巧者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及人之此不及也

較何古文尚書一伊訓該命而過之誠嘉奏也

古文辭類纂十五終